

1

是海。

漆黑幽深的海。

帶著鹹味的風刮著沙灘像是哭泣的聲音，枯萎的黑色植物和破碎貝殼糾結在被棄置不顧的漁網裡，呈現一片荒蕪破敗的景象。

海岸線之外棲息著妖怪。有人說水手航行的時候，盤踞在島上的女妖會用動聽的歌聲勾引你，你必須用蠟把朋友們的耳朵塞起來，不讓他們聽到歌聲。如果你想聽聽她們的歌聲，就叫朋友們先把你的手腳捆住，綁在桅杆上。你越是請求他們放下，他們就得把你捆得越緊。

人心裡也棲息著妖怪。

有人說，禍從口出，只要話一出口，必會藉「靈」產生實質的效果。

在言語中存在著不可輕視的力量。

輕率地說出言語的人會受到言語的操控，說過的話會變成真的。

所以預言和詛咒、誓言與祈禱，本來就都是同質的東西。

我今夜來這裡是為了尋死的。

因為被說了「你去死吧」這樣的話，就真的去死的話，不是很可笑嗎？

但已經無路可退了。

裸足踏在粗礫的沙子上疼痛不已，但不把鞋子留在這裡的話，就沒有人知道我去哪裡了。

那件我沒有資格穿的美麗衣服也一樣，即使非常渴望，卻不得不在此捨棄。

就算必須死掉，還是想讓那兩個人知道我最後的下落。

反正活著的時候就不屬於「這一邊」的我，死了以後對「這一邊」的人來說，無論我是死是活，一樣都待在陌生的彼岸。

不久前藏好的小船還在岩石後面。

我即將消失在火光中，沿著海潮航向黃泉之國。

從岸上看起來，會不會很像航向冥府的水燈呢。

為什麼白天還蔚藍耀眼的海，到了夜裡就變得無可救藥地漆黑混濁呢？

為什麼人們口中，明亮的被稱為神靈、陰暗的就被稱為妖魔魍魎呢？

為什麼說過「要永遠在一起」的同一張嘴，會說出「你還是去死好了」這樣的惡毒言語呢？

為什麼詛咒總贏過誓言、祈禱卻不敵預言呢？

在登船之前，我突然感覺無限的悵惘寂寞。

2

我出現在好友京極堂家的客廳裡，這不是什麼特別的新聞了。

難得的是今天不只有我來訪，京極堂客廳的門廊上，已經躺了一個人。

身為主人的京極堂全無反應，彷彿不管有沒有人躺在那裡都無法阻止他繼續看書，只像一尊精美卻放倒的雕像擺設。

今天實在是很適合午睡，連京極堂的貓都縮在那人旁邊，把牠碩大的身軀蜷成一顆球。

「又怎麼了？」

被眼神兇惡的好友這麼一問，我抓了抓頭。

「為什麼你一副就知道我有要事在身，受人之託而不耐煩的樣子呢？」

京極堂嘆了口氣。

「我一直都是這樣，比起那個你還是說說看這次又是什麼事吧。」

我反倒為自己的小心眼不好意思了起來，於是正襟危坐地在茶几前坐好。

「你知道言靈嗎？」

好友仍翻著自己的書，頭也不抬一下，我不禁責怪自己又問了個蠢問題。

「關口，你又是怎麼認為的呢？」

我有點心虛，但仍然把出發前硬是惡補的資料在腦中胡亂整理了一下。

京極堂開口前，如果腦中沒有定見的話，就會很容易被他的邏輯牽著走，不……就算是自小就根深蒂固的常識、觀念甚至信仰，京極堂也能夠用滔滔不絕的詭辯加以分解，這也代表著京極堂的言語中帶有某種力量嗎？

我認為那是他身為祈禱師的驅魔過程。

那麼，這也能算是言靈嗎？

「話語出口的時候，就會具有某種力量，藉著言靈產生實質的效果，像是如果說了今天好像會不順利呢，結果就真的遇上一連串倒楣事，反之如果每天都告訴病人的，『你今天一樣精神抖擻呢！』那麼久而久之連病人自己也會相信自己是健康的，病情也會隨之好轉。」

「還有呢？」

我一口氣說了這麼多，京極堂眼也不抬，像是我才做了個開場白似地，示意我繼續說下去。

「從前的日本人也相信人可用語言作為一種『咒』來控制自己以外的生物。據說能喚出妖怪真正名字的人就有能將之奴役的能力，所以古人大多有兩個名字，一個是由父母隱藏起來的真名，一種是日常使用的假名，唯恐被他人知曉真名後喪失自由，或被改變命運。這也是出自對言靈的敬畏。」

京極堂仍然顯得不甚滿意，像面對抓不到重點的學生而恨鐵不成鋼的老師，瞪著他銳利的雙眼，正要說些什麼時，橫在門廊旁的那團物體突然動了。

「猴子，你在啊？」

「榎兄……」我無奈開口。

「猴子，我好渴，桌上有茶吧？」

「沒你的份。」京極堂突然開口，我瞄向茶几，上面的確只有一杯茶，我來的時候千鶴子夫人似乎不在，身為主人的京極堂也沒有替我倒茶的意思。

「不管你的份我的份，有茶就好，給我吧！」

我嘆口氣，這傢伙不會大白天喝酒了吧。

目前職業是玫瑰十字偵探社偵探的榎木津禮二郎，是個很難在白天起床的人，但既然已經起床並且來到位於暈眩坡的京極堂家，又進入沒睡醒便難以溝通的模式，就像這兩位不屬於普通老百姓的好友一樣，是總讓我費解的存在。

「榎兄，你今天不在事務所裡沒問題嗎？」我嘆道，把京極堂的茶遞給他。

榎木津翻身坐起，原本蓋著的外套也隨之落下來，他身上的襯衫也皺到不行了，但午後日光映照下，淺色的頭髮和比常人更白的肌膚還是讓偵探看起來像是鍍了層金色柔光般，耀眼又虛幻，彷彿碰一下就會像泡泡一樣消失。

我又看得失神了。

「喂，猴子，說過你這樣看著我很噁了吧？拿回去！」

榎木津不耐煩地在我眼前揮了揮，我自然而然地接過了他手上的空茶杯，放回小几上。

京極堂又把視線埋回手中的古書裡了。

「關口啊，別理那頹廢的傢伙，我們回到剛才的話題吧。」

京極堂沉聲問我。

「你相信你剛才所說的東西嗎？」

不。

我並不相信。

得了憂鬱症的我，每天醒來都感到絕望的漩渦，無力感與挫敗感拉扯著我，於是什麼也做不到，就算試著對自己說了「不快点好起來不行哪！」這樣的話，也沒起到半分作用。

雪繪對這樣破敗的我總是包容而溫柔。

偶爾會鼓起很大勇氣似地對我說聲「加油」，對妻子的好意我總是微笑以對，但如果言靈真的有用的話，我應該要好起來才對。

京極堂總是說世界上沒有不可思議的東西，只是動動嘴就能實現的魔法，也是不存在的吧。

「言靈是存在的。」京極堂的回答卻再次出乎我意料之外。

「傳統農業社會的人民不敢說出自己豐收富裕、新生兒子聰明強壯，唯恐說了便會遭天嫉妒而降下災禍。許多文化中，新生兒的命名也盡是動物甚至穢物，因為這樣孩子便不會被魔鬼抓去，你不覺得，說什麼就實現什麼的機率，在負面的事上要比正面的事上還要高嗎？」

「的確，就像要找什麼東西時總是找不到，不找時就會自動出現一樣。」

「那也是一種由腦所製造的屏障，不過和言語無關。」

京極堂稍微放下手中的古書，抬起頭來。

「有一派學者主張，發出聲音的同時就產生了『靈』，組合此聲音的變成語言。因此向神明禱祝的價值，不在神明是否聽見這些言語，而在這些祝詞出於人口，所顯示出的言靈力量。」

所以聆聽禱告的神，是否存在，並沒有意義嗎？

看我一臉茫然，京極堂轉移了方向。

「今天我和偵探正談論著你的事，偵探說了猴子啊真是沒用的廢物這種話，結果你正好進來了，並且聽了偵探的發言，你覺得自己果真如偵探所說，就是個廢物，那麼這也是你被言靈的力量所影響的例證。」

不是的。

傷害是出自我內心的弱點。

「與其說是言靈，不如說言語是充滿力量的。」京極堂說，「佛家所謂業報，分為身、心、口三種，口業指的就是言語出口後所造成的震撼。話語可以普渡眾生，也可以把人打入地獄，這種時候無心說出的傷人話語就是所謂的口業。」

「業，與靈是一樣的東西嗎？」我又糊塗了。

「說出口的言語就是業，無論禱祝或者中傷，這個系統與傳統父母隱藏孩子的真名，或者為了避免禍從口出而保持不言的系統，是同一源流，也可說是相互衍生的一脈信仰。」

我好像懂了。

為了不要犯錯，不要把胸中所想的污穢之事說出來，招致禍害，所以什麼都不說。

也可以說成為了不讓言語的利刃四處中傷，這樣的信仰才會持續約束著眾口。

既然聆聽「祈禱」的神不需透過言語就能覺知人類腦中所想，那麼「言語」只是為了聽的人而已。

「說得這麼複雜幹嘛！」

榎木津不知何時摸到了桌邊，與平常暴躁而充滿破壞性精力的樣子不同，今天似乎還沒完全清醒的偵探只是換了個位置，和京極堂隔著幾公尺的距離，背部倚靠著書櫃。

「言靈是有的，要是說什麼就有什麼不就世界大亂了？剛才我叫猴子倒茶，雖然沒有說猴子的真名，但猴子就是猴子，所以乖乖幫我拿茶了，雖然京極說了『沒你的份』，但我還是喝到了，這就像神棍說今天不會下雨，但神卻說今天會下雨，所以下雨了一樣，就這麼簡單！」

才剛從黑暗隧道盡頭看見一點光亮的我又被榎木津弄得更混亂了。

「榎兄的意思是，言語的力量也因人而異嗎？」

「唉，猴子終於懂了。」

「像那邊的那個笨書商啊，他的副業不就是神棍嗎，神棍說出口的話一定比猴子或其他老百姓更有說服力，所以他才能當神棍啊！」

「關口，又發生什麼事了？」

我的好友終於開口，把我從窘迫的情況解救出來，我不禁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其實……鳥口那邊委託我寫的稿子，有言靈殺人的事件。」

=試閱結束=